文匯報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俞平伯

我们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灯影,当 圆月犹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里吃了一盘豆腐干丝,两 个烧饼之后, 以歪歪的脚步踅上夫子 庙前停泊着的画舫, 就懒洋洋躺到藤 椅上去了。好郁蒸的江南,傍晚也还是 热的。"快开船罢!"桨声响了

小的灯舫初次在河中荡漾;于我, 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我要 错认它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里明 窗洞启,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干,顿然

胭脂的薄媚。是被青溪的姊妹们所薰 灯火 染的吗?还是勾得她们脸上的残脂呢? 寂寂的河水, 随双桨打它, 终是没言 语。密匝匝的绮恨逐老去的年华,已都 如蜜饧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 连鸣 咽也将嫌它多事,更哪里论到哀嘶。心

关头,渐荡出大中桥了。船儿悄悄地穿 出连环着的三个壮阔的涵洞, 青溪夏 夜的韶华已如巨幅的画豁然而抖落。 是哪一家呢? 但凭那鸢尾一缕飘绵的

1923年8月的一晚, 俞平伯与朱自清同游南京的 秦淮河,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各作散文一篇。 巧的是,风格各有千秋的这两篇散文,竟然不约而同成为 经典名篇,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本文即节选 自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喉,杂着吓哈的笑语声,劈拍的竹牌 响,更能把诸楼船上的华灯彩绘,显出

我们,醉不以涩味的酒,以微漾 幻笑,和朦胧又互相混融着的。 着,轻晕着的夜的风华。不是什么欣 悦,不是什么慰藉,只感到一种怪陌 生,怪异样的朦胧。朦胧之中似乎胎孕 着一个如花的笑——这么淡,那么淡 的倩笑。淡到已不可说,已不可拟,且 已不可想; 但我们终久是眩晕在它离 在利涉桥边买了一匣烟,荡过东 合的神光之下的。若定要我再说得具 体些:譬如东风初劲时,直上高翔的纸 鸢,牵线的那人儿自然远得很了,知她 哦!凄厉而繁的弦索,颤岔而涩的歌 彩线,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 向灯影的密流里冲着撞;又何况久沉 桨而徐归了。

微红的一双素手,卷起轻绡的广袖,牢 担荷小纸鸢儿的命根。飘翔岂不是东 火样的鲜明,火样的温煦了。小船儿载 风的力,又岂不是纸鸢的含德;但其根 船,望去,少说点也有十廿来只。惟不 着我们,在大船缝里挤着,挨着,抹着 株却将另有所寄。故我们不能认笑是 觉繁喧,只添我们以幽甜。虽同是灯 又早是夕阳西下,河上妆成一抹 走。它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 非有,也不能认朦胧即是笑。我们定应 船,虽同是秦淮,虽同是我们;却是灯

> 时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桨,向 灯影的密流里横冲直撞。冷静孤独的 随着我们这船儿荡, 随着大大小小一 切的船儿荡。有的互相笑语,有的默然

沦的她们,又何况飘泊惯的我们俩。

弦吹声腾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 喳喳嚷嚷的一片,分不出谁是谁,分不 出那儿是那儿, 只有整个的繁喧来把 我们包填。仿佛都抢着说笑,这儿夜夜 尽是如此的。

前面已是复成桥。青溪之东,暗碧 的树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们 的船就缚在枯柳桩边待月。其时河心 里晃荡着的,河岸头歇泊着的各式灯 当如此说,朦胧里胎孕着一个如花的 影淡了,河水静了,我们倦了,——况 且月儿将上了。灯影里的昏黄,和月下 入倦的眼中所见的昏黄呢。灯光所以 油灯映见黯淡已久的画船头上,秦淮 映她的秾姿,月华所以洗她的秀骨,以 河姑娘们的靓妆, 茉莉的香 白兰花的 蓬腾的心焰跳舞她的感年 以饧涩的 香,脂粉的香,纱衣裳的香……微波泛 眼波供养她的迟暮。必如此,才会有圆 滥出甜的暗香,随着她们那些船儿荡, 足的醉,圆足的恋,圆足的颓弛,成熟 了我们的心田。

犹未下弦,一丸鹅蛋似的月,被纤 不响,有的衬着胡琴亮着嗓子唱。谁都 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碧的遥天。冉 是这样急忙忙的打着桨,谁都是这样 冉地行来,冷冷地照着秦淮。我们已打

《江南的冬景》写 于 1935 年 12 月 1 日,是郁达夫南迁杭 州后创作的一篇散 文。极富情韵之美的 这些文字中, 映出作 家的生活侧影— 时的他,人近中年,舒 卷自如。本文即节选 自这篇散文。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 总都道 围炉煮茗,或吃煊羊肉,剥花生米,饮 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 的人家,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 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 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 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 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 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 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 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 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 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 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也有 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象 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 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 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 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

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 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罢,他用这 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萝卜,雅儿 一个"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 多,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 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

的冬景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 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 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 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 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 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 里的冬霖景象, 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 落叶满街,晨霜白得象黑女脸上的脂 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 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 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 在吱叫, 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 老里, 门对长桥, 窗临远阜, 这中间又多 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 是树枝槎丫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 日农村的图上, 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 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 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 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 日的印象 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 景致进去 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 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 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 写写字的人的最惠节季,但对于江南 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 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 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 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 了这一个境界, 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 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同了;我 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 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 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 雨潇潇江上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 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 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 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 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 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 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 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村犬吠, 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 后的景况。"前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 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 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 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 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 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 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丛,用 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 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 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

有几年, 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 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 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 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 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 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 的。象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 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 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 但是人口却 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 要受到损伤;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 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 感冒等疾病自然容易上身,可是想恣 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 在这一种冬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 天,倒只会得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 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 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 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 自然也多;日本人叫作 Hi-king,德国 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 人叫作 Spaziergang 狂者,所最欢迎的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象晚秋一样;晴 多作家的喜欢以 Spaziergang 一字来 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 做他们的创造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 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 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 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 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譬如说十九世 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罢!



竖十二根巨大的木柱,柱皆向外倾侧, 涂红漆,上建楼,甚宽广。这样的建筑 鲜红发亮,与别处常见的如梧桐子大 别处未见过,——一般的钟楼鼓楼都 者不同,或别是一种。正面为前堂、后 是发券的拱形门洞。本地即称这座建 堂,是待客起坐处,两侧是卧室。房屋

叫做"八角牌坊"。牌基为长方形,实为 有涂金漆者。我没有看到流水直到堂 两座同样的牌坊而左右连接,形制很 前灶前,倒看到一家"四水归堂"。堂中 特别,据说这样的石坊中国只有两座, 方砖下是空的,落雨,水由天井流至堂 为全国重点文物。石坊有横额两道。上 下。有一块石牌可以揭起,取水甚便。 面一道大书"大学士"下面一道写的是 "少保兼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 楼,楼在围墙内,依势而起,逶逶迤迤, 皆阴刻涂黑漆。字极端正,或云为董其 不方不正。屯溪人说这是小姐抛彩球 昌书。许国事迹待考。石坊柱子是方形 的绣楼。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抛球择婿 的,四面都刻了狮子,颇生动,两侧的狮 是戏文里的事,于史无征,而且即在戏 子是倒立的。倒立的石狮我还是头一回 里,也只有王宝钏抛过彩球,余无闻 见到。石坊为"黟县青"所斫治。黟县青 焉。明清以后,黟县何能有此风俗?抛 石多大材,硬度宜于雕凿,而又坚致不 球的彩楼是临时搭起的. 怎么会有一 易风化,是造牌坊的好材料。皖南多石 个永久性的建筑?这家有多少小姐?每 牌坊,牌坊大都是"黟县青"。

祖父说:我们本是徽州人,从他起往上 衢广场,也容不下许多王孙公子挨挨 数,第七代才迁居至高邮。祖父为修家 挤挤地抢彩球。这座楼上有一白底黑 谱,曾到过歙县。这家谱我曾见过,一 字的横匾, 文日:"桃花源里人家",证 开头是汪华的像。汪华大概是割据一 明这是主人静处闲眺的地方,与小姐 方的豪侠,后来降了唐,受李渊封为越 无涉。楼下围墙开一小门,黑色的大理 国公。"越国公"在隋唐之际是很高的 石横额上刻了一行小篆,涂金,笔划细 爵位, 隋炀帝时的司空杨素就被封为 秀:"作退一步想", 是这家的后门,而 越国公。他在当地被称为"汪王",甚至 已。因为这座楼形制特别,小巧玲珑, 称之为"汪王大帝"。据说汪家的老祠 望之有趣, 因此生出小姐抛彩球的附 堂很大,叫做"汪王庙"。一说汪华降的 会,也无足怪。 是南唐,非李唐。我问徽州人,汪家老 祠堂还在么? 答云:早没有了,早年还 徽菜 能拾到一些残砖断瓦。汪家是歙县第 一大姓,我在徽州碰到好几位姓汪的。 菜。徽菜有特点,味重油多,臭鳜鱼是 我站在歙县的大街上,想:这是我的老 突出的代表作。据说过去贵池人以鱼 家,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慎终追 篓挑鳜鱼至徽州卖,路上得走几天,至 远,是中国人抹不掉的一种心态。而 徽州,鱼已发臭,徽州人烹食之,味极 且,也似无可厚非。

到黟县,为看古民居。

想当然尔。

的。徽商在外面发了财,回乡盖房,聚 爱吃,但亦不能仿制,不知有何诀窍。

上为徽州人的汪曾 祺,在游览皖南之后, 写下散文《皖南 到》。在这些水洗般的 文字中,他完成了一 次对于祖辈生活的探 寻记录。本文即节选 自这篇散文。

1989 年秋天,祖

居成镇,有这种可能。现在看起来,里 巷曲折四通,一律铺了黟县青石;人家 住宅分布得很有秩序,不是杂乱无章, 随便乱盖,是一个古镇的样子,也可以 说有一点南宋遗规, 但房屋都是后来 翻盖过的了。在两家看到他们家祖先 的"影",男的都是补服顶戴,顶子是水 晶的,官不大,大概是捐的官。看看人 家挂的字画, 题款年代多为咸、同之 际。有一个绅董议事的厅堂,廊下挂了 一副木制的对联:"之九万里而南;以 八千岁为春",字是郑板桥写的。那么 这所厅堂的建筑年代最早也不会超过

因为是商人的家,没有深宅大院。 门小,进门是一个天井,天井石条上照 歙县谯楼的门洞是方的,两边各 例有几盆花。上水石积苔甚厚。有一家 有一丛天竺,结实才如胡椒大,而颜色 不高大,谨谨慎慎,人口不多,住起来 "许国石坊"在正街中心,本地人 大概相当舒服。门窗雕镂得很精致,或

有一家在两巷相交处有一转角 个小姐都用抛球的办法择婿么?再说 歙县是我的老家所在。小时候听 这座楼下是两条相交的巷子,并非通

徽菜专指徽州菜,不是泛指安徽 美,遂为名菜。我们在合肥的徽菜馆中 吃的,鳜鱼是新鲜的,但煎熟后浇以臭 卤,味道也非常好,不失为使人难忘的 异味。炸斑鸠,极香,骨尽酥,可以连骨 西递之名甚怪。据说镇中流水萦 嚼咽。毛豆腐是徽州人嗜吃的家常菜。 绕,先向东流,又折而向西,水可一直 菜馆和饭店做的毛豆腐都是用油炸出 流到每一家的堂前、灶前;又说这原是 虎皮,浇以碎肉汁,加工过于精细,反 通往西路的驿站,故名。似乎这都有点 不如我在屯溪老街一豆腐坊中所吃 的,在平锅上煎熟,佐以葱花辣椒糊, 传说西递始建于南宋。徽州商业 更有风味。屯溪烧饼以霉干菜肉末为 是南宋以临安为行在所之后发达起来 馅,烤出脆皮,为他处所无,徽州人很



上海的弄堂

王安忆

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 上海的弄 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 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 是一些点和线, 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 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 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 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 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 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 在天空里的白鸽成了灰鸽。

问世于1995年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开 篇写的便是"弄堂"。这段叙述长达三千余字,绵密透彻, 感性地描绘出上海这座城具有诗性美的日常。本文即节 选自《长恨歌》开篇,标题为编者所加。

去几乎是波涛汹涌, 几乎要将那几点 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然后晒台

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 也出来了, 有隔夜的衣衫, 滞着不动 的情景, 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 而是 草的气味的; 而带亭子间和拐角楼梯 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的,像画上的衣衫;晒台矮墙上的水泥 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 的弄堂房子的流言则是新派的,气味 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 脱落了,露出锈红色的砖,也像是画上 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 是樟脑丸的气味。无论老派和新派,却 类的东西, 断行断句的。那暗是像深渊 的, 一笔一划都清晰的。再接着, 山墙 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 都是有一颗诚心的, 也称得上是真情 一样, 扔一座山下去, 也悄无声息地沉 上裂纹也现出了, 还有点点绿苔, 有触 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 但琐琐细细, 聚 的。那全都是用手掬水, 掬一捧漏一半 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 手的凉意似的。第一缕阳光是在山墙上 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 地掬满一池,燕子衔泥街一口掉半口 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 的,这是很美的图画,几乎是绚烂的,又 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 地筑起一巢的,没有半点偷懒和取巧。 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 有些荒凉;是新鲜的,又是有年头的。这 的那种。流言是上海弄堂的又一景观, 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 它那 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 时候,弄底的水泥地还在晨雾里头,后 它几乎是可视可见的,也是从后窗和 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 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如今, 弄要比前弄的雾更重一些。新式里弄的 后门里流露出来。前门和前阳台所流 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因它 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 铁栏杆的阳台上也有了阳光,在落地的 露的则要稍微严正一些,但也是流言。 不是名正言顺,便都长在了阴处,长年 了真迹。晨曦一点一点亮起,灯光一点 长窗上折出了反光。这是比较锐利的一 这些流言虽然算不上是历史,却也有 见不到阳光。爬墙虎倒是正面的,却是 一点熄灭。先是有薄薄的雾,光是平直 笔,带有揭开帷幕,划开夜与昼的意思。 着时间的形态,是循序渐进有因有果 时间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鸧群飞翔 的光,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最先跳 雾终被阳光驱散了,什么都加重了颜 的。这些流言是贴肤贴肉的,不是故纸 时,望着波涛连天的弄堂的屋瓦,心是 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 色,绿苔原来是黑的,窗框的木头也是 堆那样冷淡刻板的,虽然谬误百出,但 一刺刺的疼痛。太阳是从屋顶上喷薄 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 发黑的,阳台的黑铁栏杆却是生了黄 谬误也是可感可知的谬误。在这城市 而出,坎坎坷坷的,光是打折的光,这 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披 锈, 山墙的裂缝里倒长出绿色的草,飞 的街道灯光辉煌的时候, 弄堂里通常 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 是由

昏昏黄黄, 下面有一些烟雾般的东西 滋生和蔓延,这就是酝酿流言的时候。 这是一个晦涩的时刻, 有些不清不白 的,却是伤人肺腑。鸽群在笼中叽叽哝 哝的,好像也在说着私语。街上的光是 名正言顺的,可惜刚要流进弄口,便被 那暗吃掉了。那种有前客堂和左右厢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 房里的流言是要老派一些的,带薰衣 只在拐角上有一盏灯,带着最寻常的 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

铁罩,罩上生着锈,蒙着灰尘,灯光是